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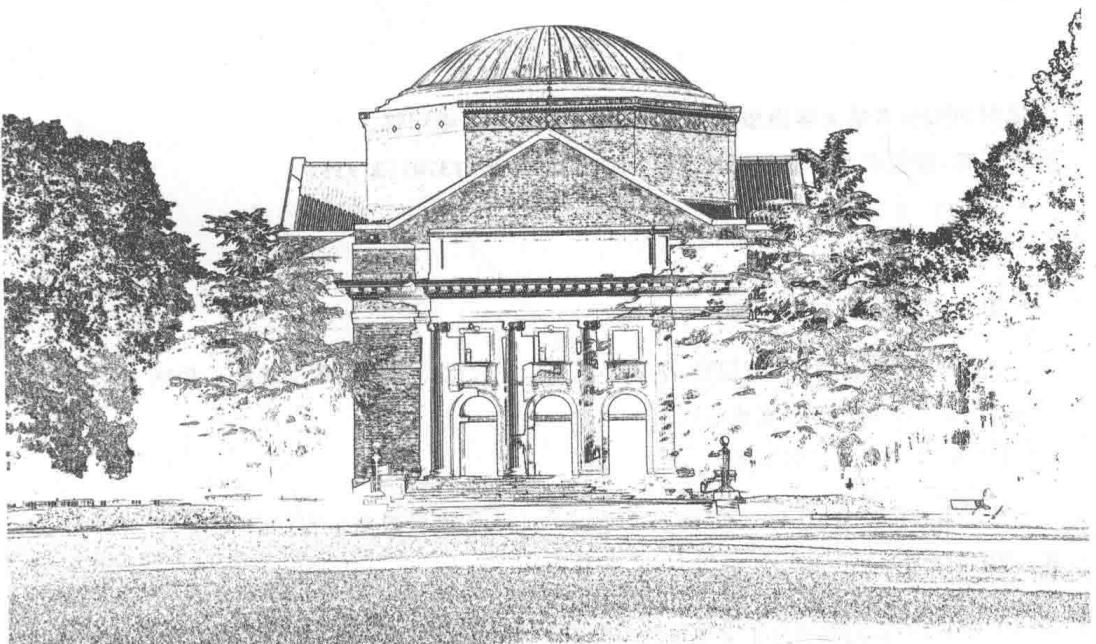
清华·大学战略研究丛书

| 叶赋桂 陈超群 吴剑平 等 著

大学的 兴衰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战略研究丛书

| 叶赋桂 陈超群 吴剑平

大学的 兴衰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兴衰/叶赋桂,陈超群,吴剑平等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清华·大学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302-43616-4

I. ①大… II. ①叶… ②陈… ③吴…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研究

IV. ①G64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3477 号

责任编辑: 王巧珍

封面设计: 嘉泰利德

责任校对: 宋玉莲

责任印制: 沈 露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9.5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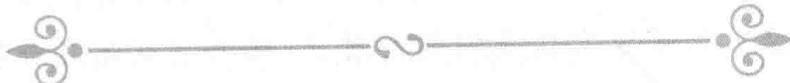
印 数: 1~2000

定 价: 58.00 元

产品编号: 069374-01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西方大学制度史研究(10YJA880165)**

代 序



创新时代的大学使命

邱 勇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创新时代。科技创新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创新无所不在的时代。十多年前,人们认为创新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而且是少数发达国家。现在,知识传播、信息传递、人才交流更加频繁,创新成本大大降低,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群加入创新的行列。面对层出不穷的创新需求,创新与学习越发变得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创新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新知识、新理论、新文化提供有力支撑。

这是一个创新区域和集群效应凸显的时代。区域创新与集群创新的作用越发明显,而区域性创新中心往往又跟周边的大学紧密



相连。比如，美国 128 号公路地区有 MIT、硅谷旁边有斯坦福大学，日本筑波科学城内有筑波大学，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基地旁边有班加罗尔大学，中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周边有新竹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

这是一个交叉领域涌现创新的时代。学科交叉激发创新灵感，学科交叉往往能催生新的重大创新。大学是学科交叉、跨领域合作的汇聚点。如果说交叉是创新的种子，那大学就是育种的丰腴土壤。

这是一个创新与创业紧密结合的时代。创新的市场导向、需求导向越加明显。大学与企业、区域的合作贯穿创新全过程，甚至改变了大学的科研组织形式。所有大学都意识到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创新能力、创业精神的培养让学生终身受益。

创新时代的大学使命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真理。人类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精神，是文化。大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自诞生以来一直保持着对至真、至善、至美的执着追求。大学是守护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灯塔。不管什么时代，对愚昧和无知的恐惧、对真理和光明的渴求，永远支持着大学不断前行。

——梦想。创新需要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对梦想的不懈追求才能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大学首先要有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然后才能引导学生大胆设想未来，不断提升描绘梦想、追寻梦想的能力和素质，以理性之光照亮未来之路。

——改革。培养学生具有创新能力，大学就要不断变革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方法，帮助学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养成科学特质、开拓创新思路。大学要反思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也要思考如何传承优秀文化传统。

——引领。大学要提出新思想、倡导新理念、开发新技术，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大学的质量和规模都取得了全世界最快的发展速度。随着中国崛起，清华大学和其他中国的大学都肩负着同一个责任，即为社会转型提供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发出声音。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 2015 年 12 月 14 日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的演讲)

目 录



代序 /I

创新时代的大学使命 邱勇

第一章 起废兴衰：大学之道 /1

- ③ 大学之母今何在？ /3
- ③ 大学兴衰之理 /17
- ③ 大学的作为与无奈 /31
- ③ 随机应变，决胜未来 /36

第二章 大时代与大战略 /38

- ③ 在历史的洪流中 /40
- ③ 时代变迁与大学兴衰 /46
- ③ 不同策略，不同结果 /60
- ③ 大变革时代的超前思考与行动 /66
- ③ 新时代，“旧”大学 /72
- ③ 长盛不衰之谜 /77



第三章 国家的力量:大学与政府 /83

- ⌚ 国家命运与大学的沉浮 /85
- ⌚ 政府作用与大学理想 /91
- ⌚ 新型关系和大学的未来 /102

第四章 大学的价值:金钱的计算 /109

- ⌚ 大学起源的解读 /111
- ⌚ 当大学成为国家的财富 /114
- ⌚ 美国大学的社会“众筹”模式 /118
- ⌚ 向前发展,还是向钱发展? /127
- ⌚ 大学:为钱而忙 /136
- ⌚ 中国战略选择 /146

第五章 走出象牙塔:变与不变的选择 /154

- ⌚ 内因与外因:谁更重要 /156
- ⌚ 改革:智慧与勇气的交汇 /163
- ⌚ “第二现象”与后发优势 /173
- ⌚ 百舸争流,远谋者胜 /176

第六章 谁主沉浮:校长的角色 /180

- ⌚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182
- ⌚ 管理之道,何为重? /187
- ⌚ “功成不必在我” /201
- ⌚ 校长的挑战 /211

第七章 转型之难之痛 /213

- ⌚ 理想与现实:两只手的较量 /215

- ③ 是硬是软：制度同形与文化传统 /227
- ③ 火把还是流星：跨越红墙的政治权谋 /236
- ③ 改革与阵痛：转型中的组织冲突 /248
- ③ 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体系：反思与突破？ /258

第八章 混沌中的未来 /263

- ③ 战略决定成败 /264
- ③ 大学发展动力学 /270
- ③ 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276
- ③ 迎接大学的丛林时代 /281
- ③ 谁来超越美国 /287
- ③ 未来，也许没有未来 /292

后记 /296

第一章

起废兴衰：大学之道



人们的精神总是易于弛靡，
动辄贪爱着绝对的安静；
我因此才造成恶魔，
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

——歌德《浮士德》^①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指出,西方世界在1520年建立的机构以不同形式延续至今的有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这说明大学具有坚韧恒久的生命力,能经受住历史的风风雨雨而屹立不倒,能抗拒时代的沧海桑田而持之以恒。

大学的生命力的确令人惊叹,她像一粒种子,只要一发芽,就紧紧地扎根于社会的土壤,不论和风细雨,还是狂沙暴雪,都设法生存和延续下来。

^① 歌德. 浮士德[M]. 郭沫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7~18.

但大学也像一切生命体一样，有繁盛和荣耀的时代，也有衰落和失意的时刻，有成长和扩张的季节，也有收缩和衰萎的周期。兴替盛衰，四时迭代，滔滔东水，起伏跌宕，物之至理，自古而然，大学又岂能不奉天时遵大道哉？！

让我们试着打开大学的历史画卷，细细品说那兴亡事。

大学之母今何在？

我是否定的精神！
凡物都是有成必有毁。

——歌德^①

◎ 巴黎大学

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右区，索邦古老的建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只是维修的脚手架挡住了镜头，怎么也调不出一张精彩的风景。

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依旧耸立在圣吉内维耶山半腰，但今天的巴黎大学却再也不像索邦那巍峨高耸的建筑一样雄踞于世界大学之巅，昔年的荣光仿佛晒在屋顶上的冬日暖阳，为她涂抹上一丝金色，不过那却是泛色的夕照。

巴黎大学形成于12世纪中期，可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遥想当年，许许多多大学是按巴黎大学的模子铸就的。巴黎大学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一直是最高的，从最初基督教世界的“总校”，直到17世纪仍然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道场。巴黎大学不断从教会和国王那里获得特许状、印章和各种特权，她发出的声音绝对是基督世界要认真聆听的，巴黎的大师拥有令

^① 歌德. 浮士德[M]. 郭沫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5.



人敬仰的权威。

但自文艺复兴以后,巴黎大学站在罗马教廷的立场,固守传统的教义,看不到社会的变革,听不见时代的新声,不思进取,一味保守。结果,法国社会和政府很是不满,干脆将巴黎大学抛到一边,另起炉灶创立法兰西学院、科学院等全新机构,服务于王权和国家。社会各阶层也看不上巴黎大学,纷纷把子弟送到新型机构。巴黎大学就此一点点地沉沦下去,而且毫无自强革新之志,依然守旧和消沉,远离正在大变革的社会,结果在 1793 年被彻底废除。

其实,即使在文艺复兴乃至 18 世纪,巴黎大学的神学仍在基督教世界居于前列,只是那样的学问没什么人需要,更没什么人问津。受欢迎的新的人文和科学知识却被巴黎大学排斥在外。如果新的学术和知识不在大学中生长,甚至不在大学中传授时,大学就会被知识和学术抛弃,大学所谓知识中心的地位必然不复存在。当大学放逐新的知识和学术,它也就把自己放逐了。其实,不需要等到大革命,在旧制度后期,巴黎大学已经残落衰败,大革命只不过是摘下一朵早已枯萎的残花。

一个世纪后的 1896 年,法国建立新的巴黎大学。新巴黎大学在新时代重新崛起,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研究都有突出的表现。然而,二战又中断了巴黎大学蓬勃发展的进程。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促使法国高等教育改革,在这场改革中,巴黎大学被肢解为 13 所机构。今天,巴黎大学又试图合并和重组,以重振雄风,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但这一目标对今天的巴黎大学来说无疑是极其艰巨的,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巴黎大学在历史上曾是经院哲学的中心,培养无数王公贵族、宗教领袖、学术大师,在宗教和教廷、法国和英国政治,后来又在科学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巴黎大学因为其在百年战争中的立场、在宗教改革中的选择、在与耶稣会竞争时的策略,更不要说其对启蒙运动的态度、在大革命中的表现,使得其不能适应新变化的社会和学术,而无法在新的时代生存。巴黎大学在发展中一再经受革命、战争、学生运动、激进改革的冲击,每一次都遍体鳞伤。不断疗伤的巴黎大学要想恢复昔日的辉煌,自然绝非易事。

如果说巴黎大学在起初的几个世纪是光芒万丈、耀眼西欧的太阳,那么复建后的巴黎大学不过是衰老的恒星的热核爆炸。至于今天的巴黎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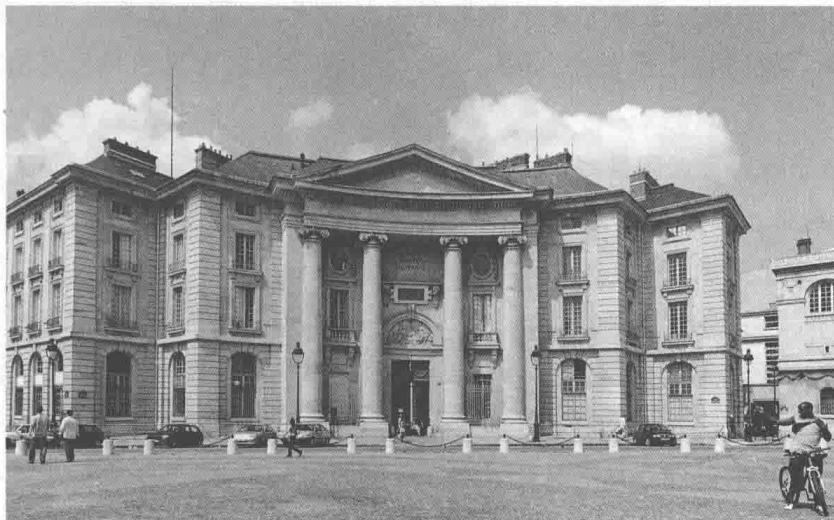


图 1-1 巴黎大学校景

(资料来源：课题组成员拍摄)

(我们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巴黎大学)，则要在平庸和一流之间长期痛苦地挣扎。

◎ 博洛尼亚大学

1988 年 9 月 18 日，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900 年校庆之际，欧洲 430 所大学的校长在博洛尼亚著名的大广场上共同签署《欧洲大学宪章》(*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正式承认和宣布博洛尼亚大学为欧洲“大学之母”(*Alma mater studiorum*)。

1998 年，欧洲 29 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共同签署《博洛尼亚宣言》，确立欧洲高等教育区及其改革目标，这一改革计划被称为“博洛尼亚进程”。欧洲大学制度因为这一进程被重塑，欧洲高等教育因为这一进程被重新统一起来。如此重要的高等教育大事件被冠以“博洛尼亚”之名，无疑证明博洛尼大学绝无仅有历史地位。

1888 年，意大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苏埃·卡尔杜奇(Giosuè Carducci)领衔的历史委员会将博洛尼亚大学的建校时间确定为 1088 年。



图 1-2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乔苏埃·卡尔杜奇像

(资料来源:博洛尼亚大学官网 <http://www.unibo.it/>)

上溯到 1088 年,博洛尼亚大学是否真的存在,人们并不知道。博洛尼亚大学创校的真实年代其实已经难以稽考。1088 年与其说是史实,还不如说是民族精神需要的想象。但博洛尼亚大学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是确定无疑、当之无愧的。

博洛尼亚大学之所以建立、之所以能有全欧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其满足了当时意大利和西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君主和城市国家、世俗的商人、市民阶层以及教会都渴求法学等世俗知识的支持,博洛尼亚大学正是为这些知识的发展和传授而产生的,也致力于培养具备这些知识的人。由此,意大利和欧洲各地学生都蜂拥而来,博洛尼亚大学成为法学和医学中心,并在此后几个世纪中一直领先于欧洲。因为博洛尼亚大学的成功,其他地方也纷纷模仿,模仿其建立大学,模仿其运作和模式。此其所以称为“大学之母”也。

当时,博洛尼亚大学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先地位,不仅是知识和学术中

心，而且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无数社会精英都毕业于那里。即使今天，一些名字依然让人肃然起敬，如但丁、彼得拉克、丢勒、伊拉斯谟、伽利略、哥白尼以及多位教皇、政要等。

然而到 1888 年，意大利人要重提博洛尼亚大学，是因为意大利已经丧失现实的力量，所以需要历史的荣光来激发民族和民众的爱国心。世界第一，自然可以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期望，但其时不仅整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本身也已远远落在世界的后面。17 世纪以后，博洛尼亚大学就离学术中心越来越远，不断淡出世界高等教育和学术的视野。今天的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还算是最好的大学之一，但在世界上却已算不上一流，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上居 200 名以后，在 QS2013 年的排名也只是 188 位。比起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今天更为世人所不知。

今天，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世界高等教育界，依然对博洛尼亚大学保持充分的敬意，但这份敬意不是来自现实，而是出自对大学历史的感怀和崇敬。

◎ 牛津和剑桥

现在的牛津(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University of Cambridge)有着太多不同的面目和特性，但在历史上它们却太相似了，相似得被共称为“牛桥”(Oxbridge)。牛桥在英国的地位一直是无与伦比的，无与伦比得只有它们自己，再也没有别的大学——英格兰在七八百年的时间仅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

孤家寡人多少都是崇高的，所以牛桥在英国始终高不可攀。不过，尽管没有对手，牛桥还是需要随时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否则也难以唯我独尊。

不像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欧洲大陆的大学具有全欧的影响，教师和学生来自欧洲各地，其大学制度也在各国开花结果，牛桥的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都仅限于英格兰。牛桥的崛起和成功也因为与大陆隔离，可以自以为是，如中世纪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学位具有在各地任教的“普遍教学权”，而牛津大学始终没有从教皇那里获得这种特权，但牛津大学宣称自己有，并拒不承认巴黎大学的。牛桥在很长时间内就这样在“家里横”！